

曾
曦

著

30 Degrees
North Latitude
长篇小说

北纬三十度

岁月深处的碎片
成为历史或未来真实的拼图



新华出版社

著



30 Degrees
North Latitude

长篇小说

北纬三十度

岁月深处的碎片
有时会成为历史或未来真实的拼图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纬三十度/曾曦著

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5.3

ISBN 978—7—5166—1595—9

I. ①北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3066 号

北纬三十度

作 者：曾 曦

出版人：张百新

选题策划：要力石

责任编辑：张永杰

封面设计：图鸦文化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责任校对：刘保利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apub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：010—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—63072012

照 排：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：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mm×230mm

印 张：14 字 数：200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：201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—7—5166—1595—9

定 价：29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—63077101

北斗七星
坠落人间 七个村庄
排列成吉萨高地之谜
村里的姐妹
为何总在夜晚
手指遥远的猎户座
村旁 那一眼泉水
是什么时候开始熟睡
又有谁知道
泉水哪一天醒来
她们要从泉水里返回天上

——L. C

第一章

我的邻居陈秋格失踪是在博物馆被盗的第二天。

我父亲说，他出事十有八九和博物馆被盗有关。这个人一辈子就和那里的东西有扯不清的关系。那天下午，父亲特意把我从城外的会所叫回家，让我快去找找看。

说实话我当时有点不太情愿回来，因为会所这边的生意红火着，近日又刚刚有一个上百人的学术团在陶瓷大学新区访问。那地方在城郊，没什么可去的地方，所以不少学者每天都在会所里坐着。店里几乎忙不过来，连我这个所谓的老板都降格为伙计，不停地为客人们端茶送水。再者，陈秋格这个人除非他自己跑出来，其他人要找他是找不到的。他神出鬼没，一生都是如此，这一点连我父亲也很清楚。

但是，陈秋格的出事，我却不能不回来。因

为他是我的邻居和本家，而且和我父亲关系好得跟一个人儿似的。我的父亲几乎把他当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了。这两个没有老婆的男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整天在一起下棋，有时为一盘棋的输赢吵架、丢棋子，好像一定要在棋盘上把他们各自失意的人生重新找回。如果没有了陈秋格，我的父亲就不知道日子怎么过。

陈叔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站在陈秋格家的门槛上，我问父亲。我的家就在陈秋格家的斜对面，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。我小时候常常在两家门口跳来跳去，基本上两个三级跳就能从我家的门槛上跳到陈秋格家的门槛上。

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。父亲忧伤地说，有一盘棋都还没有下完，残局摆了两天了。

唉！这算出什么事啊，我觉得父亲很搞笑，这个男人和我生活了二十多年，我却常常不知道他想些什么，当然，他也不知道我想什么。我想这就是我们父子情感上有点疏离的原因。

什么事？你没有看见大厅中央的那摊血吗？父亲在皱着眉想象着那摊血背后的事情，我估计他在想陈秋格可能遭人暗算。

经父亲这么一说，我果然看见了地面上那摊发黑的血迹，而且屋子好像也被翻弄过，里面很凌乱。

那赶快报案吧，让公安局来人？这事只有他们才有办法。我说。

我父亲却只哼了一下，什么也不说往家里走。他看我没有回家的意思，就说：你给我回家，千万不要报什么案，否则会把事情弄糟，说不定会惹出更大的事情来。

我其实也是想回陶瓷大学新区那边的会所，我不愿意待在这个到处都是瓷器碰撞声的老城区，我只喜欢我的会所，那里背靠青山，空

气清新，环境优美，更重要的是那里远离人群。

父亲回家后一直一言不发。他坐在厅里的一把木椅上搓着手。而我则站在自己家的门槛上。他好像看出我没打算进门的意思，瞪了我一眼后就把目光收回去，神情更加黯然。

已近傍晚。暗影中的父亲身影寂寥，我突然对着父亲的背影有些心酸起来。

陈叔可能出去了，他只是没有跟你打招呼吧。我说这话感觉没有一点底气。因为那摊血实在没有办法说清楚。

我估计他的出事一定和博物馆的案子有关。父亲在暗影中自言自语，终于要出大事了。

在回会所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陈叔真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，父亲因为有他，日子才有内容。不过，对于陈叔，我和我妹妹小蔚都觉得他是一个神秘的人，我想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的。

最终，我还是给 110 打了电话，替陈秋格的失踪报案了。

我没有想到，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麻烦起来，正如父亲说的那样，终于要出大事了。

我的会所在梅岭脚下的一个山涧边上，依水而建，和陶瓷大学新区只隔着一条公路和一条小溪。不过，虽然这里离陶瓷大学新区不远，但一堵校墙却把会所和学校隔成两个世界。只是因为这是新区仅有的少数几个娱乐休闲场所，加上会所特殊的环境，因此，陶瓷大学的师生们还是常常光顾。

我回到会所的时候，挂在山门和那些小木亭上的灯笼都已经亮起来了。山门上，那几个“北纬 30 度”的霓虹变体字闪着五颜六色的

亮光。外面的空地上停着几辆小车和一辆旅游小巴。估计今晚的人会很多，我这个老板又将降格为伙计了。“北纬 30 度”是会所的名字。当初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其实很随意，我并不知道这几个字另外的意思。我当时只是因为想到中学时期地理课老师指着地图说，我们生活的城市就在北纬 30 度上。

这个会所是用一栋废旧的老楼和裙楼改造过来的。这栋孤独的建在山脚下的房子实在有些来历不明。我始终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有入十几年前在这里单独搞这样一个建筑。要知道，那时候并没有陶大新区。这里远离市区，几乎荒无人烟。这栋楼孤独地立在山下，就像一个被家人赶出来的老者，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。

不过，现在不一样了。这个曾经只有林涛和溪流的地方，已经成为一个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。会所有茶室和酒吧两个区域。进门后，茶室往左，酒吧往右。酒吧里有些辐射设置，有点光怪陆离。而茶室，则完全是很雅致的陈设。所以每到夜晚，这两个地方是两个世界。当然，去这两个地方的人也都不一样。教授学者们往左，而学生们则往右。陶大的沈一浩教授有一次带着一群师生进门后，站在大厅里若有所思，他说，茶里有天堂。天堂往左，酒吧往右。于是就有陶大的学生说，看来我们进酒吧就是进地狱了。干脆把酒吧叫地狱得了。其实，有时候到茶室或酒吧的人，并没有那么界限分明。包括沈一浩本人，也偶尔和人从天堂到地狱里去。我有一次问他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。他说，哪里都有天堂，哪里都是地狱。

现在，沈教授又到会所了。因为我在门口看见他的那辆路虎车了。

非——，果然，沈一浩教授见到我进了茶室就亲热地招呼我。以

前他不仅亲热地叫我还要拥抱一下我，但我曾经跟他说过，我不喜欢和人拥抱，包括女人，他就再也不抱了，只是学着外国人的方式叫我的名字中的一个字。

非，你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美国来的访问学者莱特博士，地球物理学家，目前正在研究人类史前文明。

一个儒雅的美国年轻人站起来，礼节性地和我握了握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
我向他点了点头。

沈一浩知道我能说几句英语，而后就开始用英语向那个美国人夸大其词地介绍我，还把我父亲搬出来，说我的父亲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制陶大师，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陶大师。

美国人笑了，很有兴趣地看了我一眼。接着，沈一浩却把我拉到了一边，样子有些神秘，说，博物馆的事知道了？

什么事？我问。

什么事都不知道？你白活在这个城市里。沈一浩说：博物馆被盗了，国宝丢失了，这回该惊动中央了。

我说，中央领导哪有心情管你几个破瓶瓶罐罐。

你是无知还是装傻？你不知道这次被盗的是 6901 乾坤瓶。

我对瓷器没什么兴趣。我说。

可这瓷瓶跟你父亲有关，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？沈一浩盯着我说，好像我是那个贼。

那天晚上，除了躲在暗地里的几对大学生情侣，大多数客人都在谈论关于 6901 瓷被盗的问题。

我一直以为 6901 乾坤瓶本身或者不该说是什么国宝——直到后

来我才发觉这个想法是多么幼稚和愚蠢——之所以使 6901 瓷成为国宝，是因为发生在 6901 身上的旷世传奇而已。

大约在晚上九点钟，我妹妹小蔚带着她的小乐队来演出，几个女孩穿得闪闪烁烁，鱼贯到小舞台。幽暗的大厅变得安静起来。

小蔚刚从北京回来，她带着几个女伴到电视台参加一个选秀活动，她给她们的组合命名为瓷组合。演奏的乐器都是瓷制的。她吹的那管瓷笛就是父亲亲手制作的。这次比赛小蔚得了个奖回来，但心情好像并不高兴。我也没问她为什么不高兴，因为她不高兴的时候太多了。

晚上的演出效果好像不错，尤其是小蔚吹瓷笛的时候，不少人都听得很专注。不知道是她的情绪还是瓷笛的原因，曲调显得悠扬、凄清，一种异常的情绪在大厅里弥漫。

我在吧台的暗处，看着灯影下那个面色洁白的少女，内心浮起了一阵伤痛。自从母亲离开家以后，小蔚那双清亮的眼睛里就有了瓷笛里的凄清。每一次她吹笛我就会走到大堂外面去。

我走在会所外的回廊上，木制的回廊走上去有一种空洞的声音。在拐角处站了一会儿，我就在回廊的一端坐下来，点燃了一支烟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身边出现两名身着黑衣的男子。其中一个人拿了东西在我面前晃了一下，说：我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，找你了解一下陈秋格的情况。

我惊异地看着两个黑衣人，我想他们应该早就已经来了，见我出来才适时地出现在我身边。

是你报的警吗？一个声音尖厉的警察问。

哦，是的，他失踪了。我看见过他家里还有血。

这我们知道，他打断我，我们想问问你，他跟你或你家人说过去什么地方？

应该没有跟我说过，估计也没有跟我父亲说过，要不然我的父亲会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。

他来过你这儿吗？另一个警察问，然后又用余光扫来扫去。他的声音粗而混，好像和另一声音进行过有预谋的组合。

从来没有。我说，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这里开了个会所。

两个人在黑暗中对视了一下，目光闪烁。那个尖厉的声音对我说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和我们联系吧。然后就像夜幕中的两只黑蜘蛛一样消失了。

回到大厅，小蔚的演出已经结束，她到沈一浩的雅室去泡工夫茶，小蔚的工作主要是演出，泡茶兼职做茶艺表演属客串。这完全是因为我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可以少请一个员工。我让她去市女子职业学校参加过一个茶艺速成班。回来后，她的茶艺表演竟然也很像样。沈一浩他们来多数时候都要她去泡工夫茶。

我坐在吧台的另一侧，看着那个美国人和沈一浩在围着小蔚说话。沈一浩一边喝着小蔚泡的工夫茶，一边在摇头晃脑地说着什么。而那个莱特似乎对小蔚的瓷笛更感兴趣，他不停地抚摸着那杆瓷笛，并把它举到灯光下照来照去。在他举着瓷笛的时候，我看不见因为瓷笛闪烁的亮光让那双蓝色的眼睛也闪着奇异的亮光。

为什么你的瓷笛会通体闪亮？莱特问小蔚。小蔚只是对他笑了一下。

到了深夜，小蔚就起身走了。她出门的时候，靠在吧台上跟我说，哥，你有空还是回家看看爸吧。

我说，你不是在家吗？

陈叔失踪对老爸打击很大，陈叔要真有什么事我估计他会扛不住哦。小蔚一脸的担心。

小蔚匆匆地走了，我看那个叫莱特的美国人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小蔚而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美国人径直走到我跟前。他说，非先生，你的会所名字叫“北纬 30 度”？

我点了一下头。

你也是一个北纬 30 度的探究者？

我茫然地望着他，摇摇头。你是？

他点了一下头。

地球物理能搭上地球上的史前文明加北纬 30 度吗？你是不是搞杂耍的。我问。

杂耍是什么？

就是街头表演艺术家。

莱特想了一下。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这个世界有时很奇妙。

这时候，沈一浩像个影子一样在我身后说，莱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。他搞地球物理的，主要从事暗物质与地球场方面的研究。北纬 30 度跟他的导师有关，那名导师是北纬 30 度理论的创建者。所以他已经沿着北纬 30 度走了大半个地球了。

我说，这里会有什么史前文明吗，这个城市开埠也就一两千年。如果照他导师的理论，他接下来是该研究我这个小店了。不过这个小店开业也就两年，好像也算不得史前文明的遗存。

他们笑了。

第二章

瓷城博物馆坐落在城中的小山上，那里树木葱郁，楼阁隐约，是这个城市的特殊标志。那里曾是几个朝代朝廷设置的督造瓷器的瓷局的固定场所，也是皇帝亲自派下来的人为皇室制瓷的管理部门和机构所在。朝代屡屡更迭，督造瓷局的位置一直没有变过，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而被命名为博物馆却是在 1949 年后。

瓷城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瓷器。从最早出土的秦汉时期的青瓷到元青花、釉里红，近两千年的物件都在那个馆里，像岁月的脸谱一样展示着。20 世纪末期，全球收藏界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事件，英国佳士得拍卖行曾经拍出一件元青花瓷，名为“鬼谷下山”。当年拍出的价格超过 2.3 亿元，是已知的最贵的一件瓷器。但是，在这个博物馆里，比“鬼谷下山”瓷器贵得多的瓷器多得是。不过，在英国发生的这起拍卖事件，

却还是在这个城市产生了异动。博物馆馆长宋祖远说：这件瓷器就是在清末从这个瓷城流出去的。拍卖事件发生后，全世界的报道都认为这个“鬼谷下山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元青花。但博物馆馆长却说：它并非绝无仅有，其实，博物馆还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青花罐，连名字也叫“鬼谷下山”。是同一批出窑的物品。

博物馆长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张扬开去，他跟人说，我要是张扬出去，那个华尔街的买家肯定会找英国人算账的。在瓷器市场、在收藏界，博物馆长的一句话，哪怕是对一件瓷器的评价，也会传得很远。因为他是陶瓷界权威的历史学家和古瓷鉴赏家。

博物馆的古瓷重宝虽然比“鬼谷下山”更加价值连城的多如牛毛，然而，这些价值连城的瓷器，如果与后来博物馆收藏的 6901 乾坤瓶瓷器相比，就像侍女和小姐一样，没法比。尤其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件被命名为 6901 的瓷器还是一件现代瓷器。

6901 乾坤瓶是在博物馆的安保最为严密的地下密室被盗的。那个密室据说把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安保措施都用上了。但 6901 瓷还是被盗了。

密室在地下 30 米深处，有复杂的红外装置，各种感应系统，指纹识别系统与数控闭合系统。但是，这些东西对 6901 瓷的盗贼似乎毫无用处。6901 瓷就是在所有设备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不翼而飞的。公安人员从头到尾看了监控录像，除了博物馆长带着一名助手进入的画面，似乎并没有任何人进入过密室。

但是 6901 瓷确实莫名其妙地不见了。

这下够公安局的人忙一阵子了。我的同学肖真说，我放句话，他

们破不了这个案子，即使破了案，6901 瓷也追不回来。

肖真其实很难得到会所来，多数时候他都在满世界跑，搞瓷器展览，推销他的仿古瓷。肖真一手搂着一名新泡上的陶院女生，一手举着个酒瓶子，往喉咙里灌酒，一脸的喜形于色。不知道是他仅用几件假瓷骗了一笔钱回来，还是因为刚刚泡上这个女生。但我总觉得，他是因为 6901 瓷被盗而兴高采烈。对于造假者来说，一件真品的消失，都是瓷器造假地下江湖传奇的开始。

但是，连我这样远离瓷的人也知道，6901 瓷对任何地下江湖传奇都可能是一种终结。这一点肖真最清楚，无论怎样的造假高手都无法仿制出 6901 瓷。因为 6901 乾坤瓶具有某种迄今为止所有瓷器都没有的神奇特性。

肖真留着齐肩的长发，把自己设计成一个艺术家的模样。但他眼睛里没有任何艺术内容，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无限欲望。自会所开张一年多来，他至少已是第五次带不同的女学生到这里来鬼混了。以前他会带着那些单纯的女生们在这里过夜，由于他们在床上的声音会干扰我平静的生活，因此每到夜晚最后剩下他们一对的时候我就会把他们赶出去。

我愿意在会所里独享这寂静和清虚的夜晚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肖真扔给我一支烟，靠到吧台上来，一副神秘的样子，这次我们在马来西亚办瓷展，宋祖远让我带出去几只鸡缸杯，他说是仿古瓷，但我觉得那是真的东西，把真的混在假货里出关，我已经不止一次替他干这种事了。

你怎么就知道那是真的？我说。

看多了假货，一看到真货我当然就一眼能认出来，肖真说，就好

像玩多了小姐，有个清纯的女孩出现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说着他暧昧地看了一眼他身后的穿花裤子的女孩。

再好的东西到你手里也成了假货了，我说，你缺德事儿干多了会有报应的。

我这叫缺德事儿？你是没有人这行在外面走。我见的那些事，那才叫缺德事儿呢。肖真说，就好像宋祖远，他是博物馆长，什么陶瓷历史学家、鉴定专家，却在不停地把博物馆的藏品变成自己的东西，还要偷运出去。我敢肯定，这 6901 号瓷说不定就是他监守自盗。

他有这么大胆吗？我说，你别把什么人都弄成你一伙的。

肖真笑了一下，他说你也是我一伙的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台位，又开始搂着那个女生密语去了。

已是秋季开学了，学生们开始陆续回校，来这里的学老师越来越多。看着满屋的客人，我在想是否应该扩充一下场所。

现在的会所，是一个 3 层的主楼，外加两个依山而建的亭子间。亭子间和主楼有回廊连接。主楼其实很大，除了一楼的大堂和两个茶室与酒吧区，二楼还有几间包房，其中顶头一间是我的住所。三楼则是一间会议室模样的大室。我猜想，这个地方可能曾经准备建一个什么秘密工厂，否则，不会要一个这么大的会议室。

沈一浩曾经给我提过一个建议，他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会议室改造或在后院搞个陶艺工场，并且做个仿古的小柴窑，这样，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制瓷，并烧成瓷器。我说不行，这个世界不只是瓷，还有别的。沈一浩说，你被瓷伤了？这么恨瓷？你要知道，这个城市的特色就是瓷，China，瓷！明白吗？！

我没有说什么。

那天，肖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待到半夜才走，他早早地带着那个女生出去了，连招呼都没有和我打。我想他可能是急不可耐地到市里的酒店开房去了。

所有的人走后，会所终于静下来了。我站在二楼的窗口前，独自看着远处的灯影。秋天的夜晚，空旷辽阔。城市在远处。街灯一直从市区延伸而来，像一群周身通亮的虫子四散爬开，星空下，灯影中的城市好像也有些诗意的模样。

但是，我想，对于数百年前的这个城市来说，如今的灯影与那时的窑火相比，却是暗淡的。那个时候，宋朝皇帝站在宫殿的门槛上，就能看见这里的窑火连绵数百里，照亮了半个天空。